小腆紀年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九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譔

丁酉我

大清順治十四年春正月明永歷十一年

甲辰朔明桂王在滇都

明朱成功攻溫州

二月甲申明王子出閣講學

三月明定國公鄭鴻逵卒於金門

鴻逵中崇禎庚午武舉人為天津巡撫鄭宗周部將以芝龍平紅夷功蔭錦衣衛千戶尋中庚辰武進士敘事勳衛射策甲科加三級進都指揮使癸未授副總兵宏光即位

椽守宋石掛鎮海將軍印以擊高傑張天祿亂兵功進封
伯隆武時以定策功晉封侯尋封定國公芝龍之投誠也
依成功入海謝兵權老於白沙寨爲我將王進功所攻移
居金門遘疾卒

徐鼒曰鴻逵碌碌庸人耳於其卒也何以書駒齒未落識
龍文爲英奇蒭豢自營無鵩室之恐懼較之李克泰之流
倜乎遠矣故賢之

夏四月癸酉朔明上宏光帝隆武帝王考桂端王諡號大赦
上宏光廟號曰安宗簡皇帝后曰簡皇后隆武廟曰紹宗
襄皇帝后曰襄皇后皇考端王廟曰禮宗端皇帝嫡母王
氏曰端皇后

明朱成功部將甘輝與我
大清兵戰於定海關敗績死之
時成功謀大舉入長江令舉招撫松門一帶漁船爲鄉導
舉至定海關遭風入港遇水師力戰而死
五月明遣張虎送孫可望妻孥還貴州
可望以妻子在滇未敢爲逆僞翰林方于宣言於可望曰
皇上在滇定國輔之人心漸屬於彼國主宜正大統則人
心自定矣可望遂日夜謀犯闕王欲歸可望妻孥以安之
時王倚禮王白文選張虎皆可望心腹而虎奸黠尤用事自
以位在諸人下甚怏怏白文選謂定國文秀曰今倚禮白
奇擁重兵在輦轂下虎尤詭日伺左右禍且不測今與可

望議和必皇上親遣張虎行乃無反覆耳王召虎至後殿
拔頭上金簪賜之曰和議成卿功不朽必賜公爵此簪賜
卿爲信見簪如見朕也虎至黔見可望曰上雖在滇端拱
而已大權盡歸定國定國所信者文則金維新龔銘武則
靳統武高文貴人無固志可唾手取也繳所封伯印於可
望曰在彼處不受恐生疑忌臣受國主厚恩豈敢貳哉白
文選受國公之封已爲彼用矣出賜簪曰皇上賜此簪命
臣刺國主許封臣二字王臣何敢不以聞可望信之愁益
甚于宣侍側因請間左右遙窺之但見于宣叩頭跪奏可
望點頭許可之狀莫知其所獻何策也于宣出謂其私人
曰國主登九五我爲首相已親許我矣王又命白文選來

議作司望因拘留之奪其兵而遣其通政司朱廷久入滇

廷久大橋貢蓋無復人臣禮名爲議和實與尙禮自奇書

謀內應也

秋七月明朱成功攻興化遂取台州

成功以洪旭陳煇守金廈兩島自領卅師北上屯興化之

猴嶼命護衛前鎭陳斌神器鎭盧謙提督右鎭余程代貴

廷守闗安之羅星塔攻日作牛心塔行朝錄攻貴嚴我守將王戎戰

敗執知縣劉登龍以降登龍投江死成功進圍台州總兵

李泌知府齊維藩知縣黎嶽詹獻城降天台太平海門衞

相率投降

我

大清兵復取閩安明朱成功退師厦門

永春縣林永聚衆據城我總督李率泰討平之乘勝攻閩安先遣標下降將張鎬玉（攷日鎬玉武岡州人隸劉承胤麾下爲總兵投誠隨征福建性極敏凡經水程便記憶纖悉淺深積功至澳門副總兵）以兵三千潛度長樂港過羅星塔截海師歸路而後合兵進攻余程戰死陳斌盧謙援絕投誠至福州率泰醉以酒而殲之凡五百餘人成功聞閩安不守慮失兩島乃命陳堯策屯狠嶠自率舟師回厦門

八月孫可望舉兵犯明滇都（攷日紀畧諸書皆云七月事而楊在孫可望犯闕始末則云八月初一日可望誓師）

時錢邦芑祠於大興寺聞可望謀犯闕心憂之兵部尚書

程源都察院鄭逢元雖白同於可望而不忘朝廷輒以言詞激發鎮將此輩朴樕武人無避忌酒酣耳熱罵可望曰剝一張賊皮又生一張賊皮耶邦芑知其可用也與二人計曰馬寶馬進忠馬維興雖隸可望麾下然皆朝廷舊勳圖報無路吾白文選決不相負今可望入滇從中計圖之如反掌耳源以告文選與逢元私見馬寶定約從容謂可望曰使功莫如使過將才無出文選右者可望乃留馮雙禮守貴州以文選爲大總統馬寶爲先鋒合兵十四萬入滇十八日渡盤江滇中大震

九月明例孫可望爵命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與白文選連師進討戰於交水大破之

先是王自奇在楚雄醉後殺定國營將而懼引其衆渡瀾滄江據永昌去雲南二千餘里以故可望入滇時不相聞可望至交水列三十六營去曲靖三十里定國文秀衆纔數千人相顧失色文秀議走交阯定國欲由沅江景東取土司躊躇兩日不能決忽白文選率所部拔營逃至曲靖單騎走雲南見定國文秀於朝曰宜速出兵交戰諸將已有約稍遲則事機露不可為矣且誓之曰誑皇上負國家者身死萬箭下我當先赴陣前言畢即上馬馳文秀率祁三昇賀九儀胡一青趙印選吳子金李本高之師繼之初可望見文選逃議退兵諸將未敢應馬寶慮回黔謀洩大言曰我衆十倍於彼若以一人為進退豈我輩非人乎張

勝亦曰某一人足擒定國矣可望大悅曰諸將如是吾復何憂諸張勝曰雲南兵馬盡出城內空虛爾率武大定馬寶返鐵騎七千連夜走間道襲之定國文秀知家口必失不戰自走矣馬寶選其私人入定國營言之且曰明日決戰遲則無及定國大驚夜告諸將十九日天未明拔寨起甫交綏而本高馬蹶被殺定國文秀色懼欲退文選怒曰張勝已往雲南我退則彼精騎躡吾後不鳥散亦蹂爲肉泥耳死於陣不愈死於走乎況馬維興袁韜輩必相應也定國文秀未答而文選已率所部鐵騎直衝馬維興營維興開陣迎之入合兵繞出可望陣後定國文秀見敵陣亂麾兵大進諸營皆歡呼迎晉王所向瓦解定國乃命文秀

文選追可望而自還師救雲南

孫可望遣其黨張勝襲滇都明中書科中書朱斗垣被執不屈死之

斗垣輔臣天麟子也奉命齎敕書賜白文選於曲靖中途遇賊被害（攷日陽秋以此為九月二十一日事）

明李定國還師援滇都擊張勝於渾水塘擒之王尚禮自殺勝伏誅（攷日陽秋以為二十二日事）

勝至雲南尚禮將內應黔國公沐天波知其情以兵守之不得發時交水捷聞王命插報捷旗於金馬碧雞坊下勝見之大驚拔營去回至渾水塘遇定國列陣死戰定國幾不支而馬寶於陣後追殺大破勝衆亂遂潰走益州部將

李承爵誘而縛之勝罵曰汝何叛我承爵曰汝叛天子吾何有於汝乎解雲南告廟獻俘與其黨趙珣皆伏誅尚禮於張勝之退兵也知情已露自縊死

冬十月孫可望走長沙降於我
大清
可望逃至貴州從騎十餘人命馮雙禮守威清要隘約曰追至則發三礮文秀追至普安尚遲疑不敢進雙禮欲可望逃劫其輜重乃發礮以紿之可望遂挈妻子出城輜重婦女悉被掠過鎮遠平溪沅州守將閉門不納惟靖州道吳逢聖率所部迎之可望狼狽走長沙遣使投誠於我經略洪承疇軍前

章皇帝封爲義王十七年十一月病死
明諭反正功晉封白文選鞏昌王馮雙禮慶陽王馬進忠漢
陽王馬維興敘國公賀九儀廣國公馬寶淮國公其餘進侯
伯有差
明諭從逆罪誅淳化伯張虎降荆江伯張光翠德安侯狄三
品岐山伯王會等爵程源鄭逢元等降級有差
文秀至貴州數日虎率殘兵自滇逃回文秀詰之曰皇上
賜汝金簪議和何有行刺之說虎無以答解赴雲南王告
廟御門獻俘磔之光翠三品等降爵源逢元萬年策劉泌
降級其安隆諸文武久反正不之及也方于宣時爲提學
試沅靖諸屬表題有擬秦王出師討逆大捷語既聞可望

敗馳書於錢邦芑欲糾義旅擒可望以獻邦芑答以詩曰修史當年筆削餘帝星井度竟成虛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蓋于宣嘗爲可望修史奉獻賊爲太祖作太祖本紀又嘗言帝星明於井度秦王當有天下故也其終事不可問

十一月明追贈安龍死難大學士吳貞毓以下十八人諡廕有差遣祭立廟

李定國率文武疏請表章安龍死難十八忠臣詔贈貞毓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諡文忠廕子錦衣衛僉事鄭允元武安侯諡武簡張鐫徐極兵部右侍郎林鍾蔡縯趙賡禹大理寺卿蔣乾昌李元開陳麟瑞侍

讀學士周允吉朱議浞胡士璘李頎副都御史易士佳任斗墟太常少卿朱東旦劉議新太僕少卿各廕一子入監尚書張福祿全爲國彰姪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遣官諭祭文曰卿等乾坤正氣社稷忠臣早傾捧日之忱共効旋天之力詎意叛逆生忌禍起蕭牆梟獍橫行頓忘君父安能之血終當化碧九原汗青之書各自流芳千古今日移蹕滇雲鵷鸞騈列回思卿等簪履趨蹌杳不可見夫獨何心能不悲哉將兹俎豆慰彼泉臺尋遣通政使尹三聘往安龍卽馬場建廟勒碑大書曰十八先生成仁處

明朱成功攻鷗汀寨克之

成功狄師南下至南澳陳霸請先取鷗汀寨以足糧值冬

旱壕寨乾燥火攻克之我旗鎮林勝恨其屢次截劫屠戮殆盡

十二月明復取南甯

戊戌

大清順治十五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二年

戊戌朔明桂王在滇都

明遣使冊封朱成功爲延平王招討大將軍賜尚方劍便宜行事 攷曰自此至徐孚遠朝滇皆同時事故以次書之

初成功以閩安之失詢諸將佐吏官潘庚鍾曰漳泉沿邊民苦爭戰且偏隅不足號召天下藩主將戰艦從瓜鎮取江南金陵破則閩粤黔蜀之豪傑自嚮應矣甘煇曰我空

國出兩島豈不危乎庚鍾曰
清所以未攻兩島者慮滇黔牽制耳倘會天下之兵而來豈能
獨全乎今統貔貅之衆入據長江截糧道彼自顧不暇奚
暇攻兩島哉工官馮澄世曰不取江南
清亦未必忘兩島也參軍陳永華曰取江南而兩島自安偷安
歲月自老其師非策也煇堅執以爲不可成功慨然曰吾
亦有心久矣武侯言勢不兩立
清其肯每飯忘我邪我當問道請旨會滇黔粵楚之師出洞庭
會江南使天下跂足相從耳乃遣楊廷世劉九皋泛海從
龍門問道請行在王下廷臣集議兵部左侍郎冷孟銋曰
成功執大義拒父命遠隔海濱貢問不絕實有植文尊周

之義宜晉封秩以鼓勸義之心祖制外臣無封王例今擾
擾之際豈可守經況成功係先帝賜姓以郡王爵之亦與
祖制無違俟平江南則晉封一字王可耳乃封成功延平
郡王以六部郎中各一員隨師紀錄賜上方劍便宜行事
予詔令進師江南伸大義於天下遣漳平伯周金湯太監
劉國柱齎印冊航海至厦門成功始設長史審理典寶典
杖典儀典膳諸官焉
明冊封朱成功部將王秀奇為祥符伯馬信為建威伯甘煇
為崇明伯黃廷為永安伯萬禮為建安伯陳煇為忠靖伯洪
旭為忠振伯郝文興為慶都伯餘拜爵有差
徐鼒曰封爵必詳書何重封爵也賞賚之班莫過五等之

錫史家年表之作蓋特筆也沙中偶語而什方侯邯鄲用
兵而千戶賞權宜之計非法也故刓印之弊則無恩傳書
之封則已濫做秎猶惜之況名器乎亂世之君威權已去
不得已而以爵賞勸之此蓋事勢迫而使然褒與譏兩無
庸也直書其事而世變可知焉曰朱成功部將何以別於
粤魯諸臣也
明授魯兵部右侍郎張煌言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我
大清再遣使招之煌言不受
辛卯之歲
王師將下舟山命降將田雄以書招煌言峻拒之監國入金門

朱成功以唐魯舊怨於監國修寃公之敬而已賴煌言與定西侯張名振以軍爲衛成功因之有加禮煌言嘗極言成功始終爲唐貞純臣也成功亦曰侍郎始終爲魯與吾豈異趨哉故兩人交甚睦尋間行入吳淞招軍天台明年再會張名振之師入長江還駐舟山名振卒遺言以所部歸煌言於是軍容始盛丙申舟山再失駐天台尋駐泰川師遷卅山之民而空其地煌言還駐軍焉魯王既去監國號煌言通表滇中與成功同日拜命將會師大舉我江督郎廷佐以書招之煌言復以書曰夫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爲變色而貞士則不然其所持者天經地義所惆者國恨君仇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故每擅雪

自甘膽薪彌厲而卒以成功古今來何可勝計若僕者將畧原非所長秪以讀書知大義痛憤國變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峗峗此志濟則顯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遂不惜憑履風濤縱橫鋒鏑之下迄今餘一紀矣同仇漸廣晚節彌堅練兵海宇祇爲乘時此何時也兩越失守三楚露布入聞羽書雷霆飛翰僕因起而匡扶帝室克復神州此忠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卽不然謝良平竹帛捨黃綺衣冠一死靡他豈訣詞浮說足以動其心哉乃執事以書通覘僕僅爲庸庸末流可以利鈍與衰奪者嘗諸虎僕戒途雁奴守夜既受其役而忘其哀在執事固無足怪僕聞之怒髮冲冠執事固我明勳舊之裔遼陽死事之孤也念祖宗之

恩澤當何如怨憤思父母之患難當何如動念稍一轉移不失為中興人物執事諒非情薄者敢附數行以聞焉初煌言之航海也倉卒不得盡族行我

章皇帝以煌言有父命勿籍其家但令其父以書諭之煌言復書云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為徐庶父亦陰寄聲曰汝勿以我為慮也父卒有司強其妻子書招之煌言不發趣焚之已亥家始被籍

章皇帝猶命鎮江將軍善遇之勿囚辱焉

明授魯左僉都御史徐孚遠為左副都御史孚遠朝於滇都失道安南國不屈還廈門孜曰臺灣外紀以孚遠失道安南為順治十八年正月從滇朝見歸桓事而黃宗羲行朝錄則云朝滇時不得過安南遂回廈門

辛卯舟山之破也孚遠扈魯監國航海時朱成功啓疆禮士老成耆德之避地者多歸之孚遠領袖其間每以忠義相礪厲成功娓娓聽至終夕不倦有大事輒咨而後行嘗自嗟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此平世事也以吾亡國大夫當之傷如之何時滇使冊封成功晉將佐爵魯遺臣之在南島者自張煌言以下皆量遷孚遠轉左副都御史隨滇使入覲失道安南其國王要以臣禮孚遠大罵或曰且將以相公也則愈罵國王嘆曰忠臣也厚資之得完節歸與葉后詔鄭郊輩結爲方外七友浮沈島上卒遺一子竟以餓死攷曰諸書載孚遠事互異明史謂其因松江破死島中泉州府志謂居厦之曾厝寮卒龍溪縣志謂遊龍溪後不知所終南疆繹史謂歿於臺灣鷺江同安兩志說亦略同而野乘謂康熙癸卯厦門破諸縉紳多東渡

附孚遠髯華亭明詩綜引靜志居詩話本有剩樸遊引賢鶴重歸語似孚遠未渡臺者兼按孚遠交行摘汞後附林寵王漢所撰二傳言癸卯之變擬歸故鄉不果轉徙入湖之琬平山以殁其稱說年月及死狀甚悉又賜姓始末云廈門破孚遠遁跡爲北帥吳六奇所藏完髮以死海外生一子扶櫬至松江未葬子亦死按六奇爲潮之饒平人與入湖說合當得實也附志之

明以前兵部尚書程源爲禮部尚書前四川巡撫都御史錢邦芑掌都察院事

邦芑拒可望不屈源則可望所親信然離間逆黨激發忠義於交水之戰成有功焉王故擢用以旌之時馬吉翔用事頗忌二人源功名自許入朝即發吉翔奸狀吉翔嗾言者劾源曾臣事可望非純臣源發憤杜門不視事邦芑雖掌憲而督理晉王軍事者爲金維新秩左都御史位在邦

邑上邦邑亦鬱鬱浮沈朝請而已

我

大清兵復取橫州明知州鄭雲錦被執不屈死

雲錦字子素莆田人以明經起家知靈山合浦縣事粵東陷後漳平伯周金湯委署廣西左州知州南甯再復廣國公賀九儀又委署橫州是月十五日城破雲錦被執送潯陽作馬上吟旋下肇慶獄作從西山義士遊詩絕食七日不死乃復食在獄三年吏民勸其薙髮雲錦曰吾辦死久矣所未即死者留一日髮髮即頂一日君恩爲一日南冠之繫因卽爲一日大明之臣子耳就刑之日飲酒談笑如平時觀者莫不慄歎焉（攷曰馬上吟曰昨刺史出見客騎馬城上照弓刀今夜穹廬作楚

因不信雄心旋落魄熏徹帳外聞鼙鼓依依斜傍霜華白
笳吹傒動二人愁聲聲催促營炊迫窘爭扶我上馬行旋
簇護持無間隙天地寬大難可是此時伸展不盈尺濃嵐
橫排隊城腹慘淡烟雲天慼顧北風撼面任欺凌古樹棲
禽驚振嘶孤匹馬上嘯一聲曉山失曉顏如壘回首羊腸
路渺漫我軍創病何狼籍翁喜人人不攢眉各向虜兒雄
咤叱朝廷豢養三百年雖敗志氣不蕭索河水縈環馬足
遲羨煞一派寒光甚鳥聲上下叫黃昏斜陽落浦荒郊觧
此宵夢醒何處也滿瀟風雨穿古驛從西山陽義士遊詩云
虎豹山之歡猶思文其身皮骨燕雲霧耐飢過七晨鬚眉
丈夫子忠孝以威名時葵僅陽九血軀何用生君不見蘇
武渝上十九年沙漠齧雪與吞氈又不見常山舌屬賊聲
不絕又不見文山三截坐小樓正氣衡寒低斗牛古人巳
往名存耳時地各殊肝瞻似遁逃蹈步首陽山義士一去
不復還推有青青薇蕨隨風長歲久無人采自薪我君山
巔拜孤竹不茹烟火沈心腹一日二日不食粟慷慨能歌
西山曲三日四月不食粟斥罵獄吏無休息五日六日果
何如曉來曾把髮鬚梳整冠理衣行纍鎍作詩遂向壁歸
書七日入日枯胃腸忠魂直到白雲鄉帝廷從陛降渣滓
委道傍任教飢肉啄鳶烏到底何會失故吾人生自古誰
無死見得死所幾人乎
以上詳李世熊寒支集

二月我

大清命貝子洛託爲甯南靖寇大將軍都督卓布泰爲征南將軍偕降臣洪承疇吳三桂線國安等分道取雲南

孫可望之未降也我四川總督李國英駐保甯大將軍辰泰都統阿爾津駐荆州承疇以經畧駐長沙尚可喜等分駐肇慶廣州遇出犯湖南川北廣東之寇則擊卻之出境亦不窮追以孫李皆百戰之餘地險兵悍姑以雲貴川東南爲其延喘地及可望降知敵人內訌於是承疇三桂疏請大舉

章皇帝以貝子洛託爲甯南靖寇大將軍偕承疇由湖南進三桂爲平西大將軍偕都統墨爾根李國翰由漢中四川進

都督卓布泰爲征南將軍偕固安由廣西進約期會於貴
州
明李定國遣其將劉正國楊武等分守四川之三坡紅關烏
進忠駐貴州
三門我
大清吳三桂等兵至合州明重慶總兵杜子香棄城走
吳三桂由沔陽至朝天驛順流擊楫月之四日抵保甯具
舟艦糧糗過南部西充猶見數家烟火自順慶而前則枳
棘叢生箐林密布雖嚮道莫知所從伐木開道十四日至
合州杜子香以輕舟哨至江口見三桂揮軍跨馬而渡子
香駭而逃三桂偕墨爾根由銅梁璧山進發至重慶時房

竹歸巫有郝搖旗李來亨袁宗第黨守素施州有王光興長壽有劉體仁譚詣譚宏譚文達州有楊秉允等連兵防守三桂策其無能為惟令總兵嚴自明程廷俊以重兵扼重慶固根本而已

明光祿寺少卿高勣部郎金簡疏言時事

定國自敗孫可望後宴飲恬愉頗弛武備二人次第疏諫謂內患雖除外憂方棘何我若頓刃以待兩虎之一斃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爇薪之上能以久安乎二王老於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定國怨於王詞頗激王擬杖二臣以謝之朝士爭執不可移時未決而敗報踵至定國遂逃引兵簡字禹藏勣同里人後扈王入緬死於道

夏四月明王自奇關有才反李定國自將討平之

自奇舊封夔國公有才封永壽伯皆孫可望黨也懼而反定國擒而誅之時

王師入貴州不及援故逆黨平而貴州已不守矣

我

大清貝子洛託等兵取貴陽明馬進忠遁巡撫冷孟銋死之

孟銋被執諭薙髮大罵不屈死

臣鼒曰按楊氏安龍紀事冷孟銋畫馬吉翔之黨也及殉節貴陽怒裂雎陽之眥憤銜溫序之鬚又何烈也豈楊氏襃譏失實抑孟銋固兩截人歟君子取節焉可也

庚辰我

大淸吳三桂等兵至三陂明劉正國遁遂克遵義

三桂以浮橋濟黃葛江潯暑薰蒸軍士多病翌日渡綦江歷滴淵三陂紅關石壺關之險皆峭壁垂淵一夫可守正國望風由水西逃入雲南於是將軍郭李受總兵王友臣並以衆降獲糧三萬石兵五千

王師遂克遵義

庚寅明大招討蜀王劉文秀卒

文秀之追孫可望至貴陽也收潰卒得三萬人屯守邊隘李定國聞而忮之召之還並召諸將之在邊者論功小大爲分兵多寡之地及

王師猝至兵失其將將不得兵迄於大潰文秀在滇鬱鬱不自

得每屏人語曰退狠進虎晉王必敗國病莊上遺表曰臣精兵三萬人在黎雅建越之間營金二十萬臣將郝承裔知之臣死之後若有倉猝請駕幸蜀臣妻操盤匜臣子御羈靮以十三家之兵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為功也

臣鼒曰書爵何嘉之也文秀起家草澤乃心王室惻惻退讓有名將風情勢既迫猜嫌頓起豈天必欲訖明命歟何兩賢不相得也

五月我

大清與三桂等兵敗明楊武於開州之倒流水與甯伯王興水西宣慰使安坤酉陽宣慰使冉奇鑣藺州宣慰使奢保受等降（鼒曰王興疑即王光興與入蜀事合另有寬甯伯王興者守文邨不降事見後）

秋七月丙申朔明命李定國爲招討大元帥賜黃鉞

有妖人賈自明者持幻術大言上帝以某日助兵爲木偶人數百長丈許執旛幢爲行陣定國惑之四方之促師期者輒云有待久之無驗怒斬之戒期出師王授以黃鉞凡古命將之禮無不備焉

我

大清卓布泰等兵抵獨山州

戊戌明大學士文安之督川東諸軍襲重慶不克

安之率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十三家暨譚宏譚詣譚文等由水道襲重慶而吳三桂留防之師適於他路故不克

明延平王朱成功兵部右侍郎張煌言會師大舉北上甲辰

次羊山颶風作旋師舟山

成功將大舉攻南京以黄廷爲前提督洪旭爲兵官鄭泰爲戸官留守金廈從行甲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往來策應選力能舉五百觔者披鐵鎧畫以朱碧彪文留兩目執斫馬大刀立陣前砍馬足號曰鐵人望者以爲神兵左虎衛陳魁統之中提督甘煇請從滇中會師而進成功曰會師之舉不過欲制其勢耳兵馬雲集日費萬金豈可稽延自老其師哉乃命煇爲前部馬信萬禮繼之自統大衆爲合後侍郎張煌言爲監軍揚帆北上平陽守將毘任進瑞安守將艾誠祥獻城降次羊山其山多羊故名之相傳其下有龍宮戒震驚成

功曰本藩欲馳驅天下百神賓服奚畀一聲龍平令放礮鳴金不移時颶風發挾雷電水起立成功冠帶起祝曰成功統率三軍恢復中原如天命有在即將諸船沈滅神其鑒諸祝畢風頓止是日碎巨艦數十漂沒士卒八千人成功之四子濬七子浴八子溫暨義陽王某皆溺焉乃旋泊舟山埋楫以為後圖 敘曰一云羊山故名羊見人馴擾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能戒烹之羊熟而颶作與放礮驚龍說小異疑成功既放礮而軍士又殺羊致此奇禍歟

八月明授前江西總兵鄧凱為隨扈總兵

凱吉安人父某死門[illegible]凱初隨楊廷麟劉同升起兵江西事敗而逃是年朝滇部授隨扈總兵守大明門尋遣內臣李崇貴召之入朝諭曰爾忠義老成可即隨扈東宮賜銀

乃兩銀鼎杯一事盡

王師日迫將移蹕也

九月明朱成功取象山

成功舟師至象山知縣徐福率父老降時兵士逃竄甚衆

訛言新附北將盡投誠援勦右鎮賀世明朱粉其樹成功

益疑之令他將統其衆而盡解新附北將之兵權後衝鎮

劉進忠乃入黃巖之海門所投誠成功令周全斌追之進

忠夜半開西門突圍走全斌拔其城以歸尋破磐石衛

冬十月我

大淸信郡王鐸尼會師平越府

皇帝命信郡王鐸尼爲安遠靖寇大將軍總統三路

諭諸將克取貴州如雲南機有可乘即乘勢進取兵馬疲弱則俟鐸尼進止比信郡王入黔境吳三桂自遵義馳六百里會諸平越府之楊老堡訂期進兵信郡王統三路兵入滇而留貝子洛託偕洪承疇理餉貴陽

明李定國遣馮雙禮守雞公背張先璧守黃草壩白文選守七星關

定國聞

王師戒期入滇以北盤江爲滇黔之界南盤江爲滇粵之界乃使馮雙禮扼雞公背拒中路攷曰雞公河出廣順州歷清鎮縣交入烏江逕貴陽數十里盤江即牂牁江有南北二源故曰南盤江北盤江使張先璧扼南盤江之黃草壩拒東路自守北盤江之鐵索橋圖復貴州別遣白文選出

兩路率衆四萬守七星關抵生界立營若欲攻遵義者以牽制三桂之師先是三桂駐遵義信郡王駐武陵卓布泰駐獨山州惟洛託一軍駐貴陽大衆未集其勢可乘定國遣巡視望比楊老堡我期定國始悉衆出拒而事機已不可爲矣先出中路出關嶺東路哨息乃移師黃草壩久之踰石關營於遮炎河而中路雞公背之絶頂糧少運艱士不宿飽右路之生界孤懸滇蜀之表聲援不及識者俱以爲憂

攷日記書皆云馮雙禮扼雞公背張先璧扼黃草壩而求野錄則云命李承爵壁黃草壩祁三昇壁雞公背當始則命李承爵祁三昇爲兩路帥事急而改命馮雙禮張先璧乎抑李承爵本張先璧之副將祁三昇本馮雙禮之副將作書者各以見聞著之篇乎又求野錄右路之孫界壩亦作孫家壩卽生界也音轉字異

十二月甲子我

大清吳三桂兵過天生橋明白文選棄七星關走霑益三桂自遵義出師文選於十一月二十日自生界回七星關守險四山壁立水勢洶湧山上樹木參天名曰天生橋實未嘗有橋也三桂厚養鄉導由苗疆繞渡出天生橋之背抵七星關大路文選偵知棄關走可渡橋而守橋之馬寶亦奔乃焚橋走霑益三桂進抵烏撒軍民府

我

大清卓布泰等兵取安龍府甲戌明李定國拒戰於炎遮河敗績退保北盤江馮雙禮之師亦潰於雞公背我

大清兵進次曲靖知府蓋世祿降

我廣西軍至盤江之羅顏[illegible]明兵扼險沈船我軍得泗城

土司岑繼祿爲嚮導出間道入安龍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我軍取所沉船以濟定國聞之以兵三萬人倍道趨戰於炎遮河

王師初戰不利詰朝悉師壓其營而陣南兵槍礮北兵弓矢日中不決忽大風北來礮火及茅草野燎沿天

王師乘火馳射兵火俱烈定國驚懼棄營保北盤江我廣西兵遂由普安州入滇而信郡王中路兵亦潰馮雙禮於雞公背追至北盤江諸將北走不相顧定國焚鐵索橋而遁

王師遂抵曲靖蓋世祿降

丁丑明桂王出奔

李定國微服還滇請王出幸十四日丙子王召諸臣議之

劉文秀之部將陳建舉文秀遺表請王幸蜀太僕寺正卿草延泰亦請幸蜀開荒屯練中書金公趾極言入蜀之不利定國曰蕞爾建昌何當十萬人之至不如入湖南之峒烏東里角諸蠻不相統攝我今臨之必無所拒安牌峒內諸將設禦於峒口勝則六詔復為我有不勝則入交趾召針羅諸船航海至廈門與延平王合師進討難之者曰清兵乘勝踰黃草壩則臨沅廣南道路中斷且喪收之餘焉能整兵以迎方張之敵乎沐天波曰自迤西達緬甸其地糧糗可資且出邊則荒遠無際萬一追勢稍緩收大理兩關之險猶不失為蒙段也馬吉翔李國泰咸是天波議定[illegible]不敢爭而泣請留太子督師以牽制衙何王猶豫不忍定

國謂天波曰公等努力顧無生後悔而追憶余言也明日發滇都定國以大兵殿後國勢既搖人心思叛艾能奇之子承業斜狄三等以驍卒伏大寺中謀劫定國而北定國嚴陣西走承業等不敢發百官扈從男婦馬步數十萬人日行不過三十里兵士乏食取之民間所在逃避御前供頓缺而庶僚貧病離次不前從古乘輿播遷未有若此之艱難者

己亥我

大清順治十六年春正月明永曆十三年

癸巳朔明桂王次永平

乙未我

大清兵取明滇都明衛國公胡一青提學道徐心箴光祿寺少卿黃復生提督劉之扶土司龍世榮等降戶部主事劉之謙死之

我信郡王命心箴署臨沅道復生管洱海道此外降臣可紀者有總兵許大元王宗臣王有德副將朱文彩朱文盛數人無抗節者惟戶部主事劉之謙廷標子也以父死國難授趙州學正遷戶部主事被執主者索賂之謙曰父子二十年苦節徽滇南杯水耳安得賂復令薙髮曰禿頭鬼可見吾父乎遂炮烙死攷山木參文集

丙申明桂王駐永昌下詔罪己李定國還黃鉞自請削秩不許

王崎嶇西行定國留守大理數日白文選以潰兵至列師下關衆尙萬餘定國以數百騎赴之文選憤謂此定國曰主上以全國全師畀王一旦至此誰執其咎定國南向叩首願一死以贖前罪文選收涕謝曰王幾許人死敵何益王行矣文選以一身當之耳定國乃追扈至永昌王下詔罪已定國還鉞待罪王曰是國之禍王何罪焉不許

徐鼒曰書還鉞自請削秩不許何嘉之也何嘉乎爾造次顚沛之閒君臣相待以禮此漢唐以來所不易有也論語曰必不得已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偁論者毋忽諸

明新津侯譚宏仁壽侯譚詣殺譚文以叛降於我

大清

宏等悉衆再犯重慶爲

王師所敗自相猜忌殺譚文督師文安之將率劉體仁袁宗第

李來亨等十三家之兵討之宏詣懼率所部降諸鎮皆散

安之鬱鬱遘疾卒我

大清封宏爲慕義侯詣爲向化侯

二月明閏正月辛未明總兵王國勛敗績於普洱一統志曰洱亦作洱音馮河之馮

丙子明白文選敗績於大理之玉龍關走木邦

王師至玉龍關文選與竇先璧陳勝之師皆敗獲蔣昌王金印

追至瀾滄江文選由沙木和走右甸尋走鎮康入木邦

丁丑明李定國遣兵將靳統武扈桂王奔騰越

是日周王龍關之敗定國使總兵靳統武以兵四千扈王入騰越沐天波馬吉翔隨行文武官僅四百餘人

己卯扈桂王至騰越

辛巳明李定國兵渡潞江大理寺卿盧桂生叛降於我

大清明日戰於永昌之磨盤山明兵大敗泰安伯竇民望（攷曰亦作名望）總兵王璽（攷曰求野錄作王國誤也）皆死之我

大清兵尋引還

定國聞白文選之敗遂渡潞江潞江卽古怒江江不甚寬而水勢洶惡每歲清明至霜降有青草瘴雖土人亦惡之過江二十里有磨盤山鳥道委箐屈曲僅通一騎定國度

王師累勝窮追必不戒設伏數重其間三伏以待之泰安伯竇民望爲初伏廣昌侯高文貴爲二伏總兵王璽爲三伏每伏兵二千約候

王師度山顛號礮起首尾橫突截攻必無一騎返而吳三桂之追白文選至瀾滄江也編筏而渡再渡潞江逐北數百里無一夫守拒謂定國遠竄不復慮隊伍散亂上山者已萬有二千人忽明大理寺卿盧桂生來降泄其計三桂則大驚麾前驅已入二伏急傳令舍騎而步以礮發其伏叢莽中矢礮雨下民望不得已與礮出戰三伏亦發礮趨下救之自卯迄午短兵相接僵屍如堵衛民望血戰下已[illegible]頭寄脅過戰如故持刀背闖走不數里血湧仆地死定國坐

山顛鬪號礮失序大驚忽飛礮落其前擊斗滿而乃奔明兵死林箐者三之一塵戰死者亦三之一王聖帥殁而

王師亦亡都統以下十餘人丧精卒數千追至騰越而西百二十里中原界盡矣明兵仍猶踞險守而定國走乃夜遁

王師亦懲是役之難不測不復窮追矣

臣瀞曰不曰明兵大敗盧桂生降而曰盧桂生叛降明曰戰明兵大敗者何也著桂生非因明兵之敗而始降乃明兵因桂生之降而始敗也降臣不皆書叛桂生獨書叛何惡之同於賊也降有辱義叛則亂稱兵敗途窮而崩角馬前者迫於畏死之念非有無君之心誅其降而赦其叛春秋不爲已甚之義也至若輸情敵國貪一日之榮利滅其

國喪其君而不悔此禽獸所不肯爲覥然人面而爲之其
蛇虺梟獍之性烏可以降臣例哉我
純皇帝於
國史貳臣傳甲乙以等差之創史家未有之例實
聖人精義之學也
壬午明桂王自騰越出奔丁亥至鐵壁關危將孫崇雅叛戊
子抵緬甸之囊木河靳統武亦棄王去
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甚厚趣王乘夜走南甸王南行二
日尚未知磨盤之敗也二十四日野次未定忽總兵楊武
至言定國遠遁追者將及王遂披淅暝蹌行昏黑迷路大
谷中羣臣妻子不相顧亂兵乘機劫掠火光燭天驚擾奔

馳及天明仍在故處也而貴人宮女已失去過半庭將平陽侯孫崇雅劫殺尤烈王以從臣多叛決意入緬遂出鐵壁關關外即緬甸境矣

庚寅明桂王入緬甸之銅壁關次蠻漠

緬酋之自稱於國也曰金樓白象王蓋虎則樓居出則乘象是不履地也進表中國則稱緬甸宣慰使臣某王命沐天波諭之緬人奉迎具表如常儀復奏曰天王遠臨百蠻驚畏請從官以下勿佩戎器馬吉翔遽傳旨從之從臣皆諫曰猛虎所以威百獸者有爪牙也柰何自棄其防以啓戎心不聽晦日至蠻漠土司思綠迎入城執禮甚恭進衣貪食物蓋蠻漠舊爲宣撫司屬永昌府自萬歷中始爲緬

有也時沐天波與外戚華亭侯王維恭典璽李崇貴謀擁太子入關由茶山出鶴麗調度各營爲聲援王后不可乃不果行

明雅州伯高承恩率諸土司斂兵拒守

是月明昆明諸生薛大觀舉家赴水死

大觀聞王之入緬也喟然歎曰生不能背城一戰以君臣同死社稷顧欲走蠻邦圖苟活不重可羞邪謂其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軀爲天下明大義汝其從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爾有母在其母則謂之翰妻曰彼父子死忠孝吾兩人不能死節義邪侍女抱幼子立戶外曰主人皆死何以處我五人偕赴城外黑龍潭死次日諸

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猶堅抱如故也大
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赴火死
三月明二月壬辰朔明桂王抵緬甸之大金沙江
大金沙江自西藏貫緬甸爲禹貢黑水入南海之路緬甸
之國都曰阿瓦東北二路近中國東路木邦孟艮在耿馬
土司滾龍江南直普洱邊外地稍平李定國等趨阿瓦之
路也北路孟密之蠻莫新街老官屯爲金沙江達阿瓦之
道即王舟行入緬路也王至金沙江緬人艤四舟以待王
一后及太子一司禮監李國泰一馬吉翔一初六日丁酉
浮江東下從行者纔千四百七十八人自買舟者六百四
十六人故岷王世子及總兵潘世榮內監江國泰等九百

人馬九百四十餘匹陸行紆道入期會於緬都

明晉王李定國駐兵猛緬

定國之敗於潞江也踰險走求王所在知者曰帝西行去騰越已百里界茶山緬甸之間定國曰我從扈而追者及之君臣俱死無益也姑他往以圖再舉既聞白文選屯兵木邦就之謀曰主上入緬我深入恐禍生不測此地無險要可扼莫若擇邊境屯集作後圖而文選以王左右無重兵請身入捍衛意不合定國遂自引所部從孟定府過耿馬抵猛緬駐劄各營潰兵陸續集勢稍振

徐鼒曰自桂王入緬後凡李定國事皆書爵以褒之何也國滅矣君亡矣收合餘燼圖存萬一崎嶇以死百折不回

事更難於崖山節不讓乎孤竹尊鄉董氏謂爲古之烈丈夫諒哉

丙申明鞏昌王白文選以兵迎桂王於緬甸之阿瓦城不得攷四剛瓦諸書亦作噫吨音轉字異

文選由間道渡隴川潞江踵王所在而求之以王且入阿瓦城矣以兵臨之而不得實耗乃罷時去王所在纔六十里叛無知者

己酉明桂王駐緬甸之井梗攷日亦作井亘議遣使齎敕如白文選等營馬吉翔阻之不果

王至井梗緬人報我兵四集請敕阻之諸臣會御舟前議所使總兵鄧凱行人任國璽請行馬吉翔恐二臣暴其過

惡私謂緬人曰此二人無家去則不還矣旋報各營撤去輟不行攷曰此事載鄧凱也是錄而劉湘客行在陽秋謂以為議遣二人使緬吉翔止之其實二十四日乙卯緬酋來邀大臣過河議事始有使緬之議其十八日己內緬人之請則為救出各營兵而設議遣使者乃癒教諭各營出兵之使非與緬議事之使也湘客得之傳聞鄧凱則躬親其事孰是孰非不辨自明故大書以正之

徐鼒曰國之不果何惜之也緬何之行易所謂需于泥也白文選以反首茇舍之從冀出其君於坎窞使二臣者齎敕至軍消息可通拯援及早厮養之御一乘入於魯師市人之呼法章保於莒邑則黎侯之寓衛不賦式微而楚昭之入隨終以復國又何至君有青衣之辱臣煩丹穴之求哉習坎入坎失道凶也小人之禍國可忍言歟

乙卯明命馬吉翔之弟雄飛偕御史鄔昌琦使於緬甸

緬酋來邀大臣過河議事王命雄飛昌齡往至則緬酋不出令譯者傳言問神宗時事二臣不習中朝典故不能答出所藏神宗勅書與今勅書較璽文小異以爲僞又以黔國公征南將軍印驗之乃信蓋緬人於萬歷二十二年因亂來滇請救廷議卻之遂絕朝貢故出勅書以示彼國之未嘗受恩也又二使臣不才遂開蠻人以不恭之漸

閏三月 明三月 我

大清吳三桂兵至姚安 明大學士張佐辰尚書孫順侍郎萬年策翰林劉蓮布政司宋企鉞等皆降

又有少卿劉泌兵科胡顯等一百五十九人先後降 收日本人雲南始末又中有左副都御史錢邦芑按邦芑實以僧終號大錯未嘗降也當日降表中諸臣銜名倉卒據仕滇者

姓名愼列不必人人與聞其事也

我

大清兵還至雲南明大學士扶綱侍郎尹三聘淮國公馬寶敘國公馬雄興武靖侯王國璽懷仁侯吳子金敘曰亦作子聖宜川伯高啓隆公安伯李如碧及各土官先後降

臣鼒曰馬寶以下書爵何春秋傳曰美惡不嫌同辭顧名思義愧之也土官不名何畧之也吾無責焉耳

明德安侯狄三品執慶陽王馮雙禮以叛降於我

大清

三品受吳三桂密指執馮雙禮並戕定大將軍金印慶陽王金冊赴軍前降於是白文選部將王安等自建昌衛至

雲南繳文選蕩平大將軍金印心苻藩臣金章間風降者相繼矣

明延長伯朱養恩總兵龍贊陽以嘉定州降於我

大清

明黔國公沐天波綏甯伯蒲纓總兵王啓隆謀奉桂王出緬何馬吉翔阻之亦不果

三人集大樹下邀吉翔議曰緬酋遇我不如前及此時走護臘撒孟艮以就晉王之軍庶可圖存乎吉翔曰如此我不能復與官家事請公爲計可耳衆黙然遂散

徐鼒曰亦不果何重惜之也一之已甚其可再乎

緬何戕明從官之白陲行者

陸行者不知王之尚在井梗也竟抵阿瓦城緬人疑其有陰圖也發兵圍之總兵潘世榮降於緬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自縊死副總兵高陞千戶謝安祚向鼎忠范存禮温如珍李勝劉興隆段忠皆被殺餘安置遠方久之無存焉惟岷王子等八十人流入暹羅國

夏四月明咸陽侯祁三昇以兵迎桂王於緬甸馬吉翔遣使以敕書止之

三昇上表迎蹕緬人請敕止之諫者曰此我君臣出險之一時也而吉翔請遣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持敕書止之曰朕已航閩將軍善自爲計三昇痛哭撤師吉翔復與緬官之守隘者敕曰後有一切官兵都與截殺進生

芳文選司郎中加調鼎五級以奬其敷止迎扈之功焉攷曰本求是錄而陽秋亦誤以丁調鼎揚生芳為使緬今正之

五月乙丑明桂王發井梗戊辰駐緬甸之者梗攷曰者梗亦作赭硜阿瓦城下有地名者梗即大鵰鴣城舊地也界大金沙小盈沙之間地磽而險緬人自祁三昇奉敕止師之後知王威令尚行慮後得罪乃優奉之為緩急自救之策且以聞內外聲聞於初四日甲子遣其都官備龍舟鼓樂迎王於井梗乙丑移蹕丁卯至阿瓦城距河止焉阿瓦者緬酋所居城也戊辰陸行五六里至者梗草廬十餘間王居之編竹為城守兵百餘人從臣自備竹木結宇而聚處焉緬婦來貿易者雜沓如市從臣久亦習之屏禮貌短衣跣足闌

入緬婦隊中跳地喧笑呼盧縱酒緬人頗哂之其譯者爲大理人私語人曰前者入關者不棄兵器緬王猶備禮今又廢肅中國禮法異時不知何所終也

癸酉明延平王朱成功兵部左侍郎張煌言復會師大舉北

上以援滇

成功聞

王師三路攻雲南乃約煌言大舉北上以圖牽制戊寅抵崇明我總兵梁化鳳斂兵堅守成功欲順風取瓜洲煌言曰崇明爲江海門戶有懸洲可守先定之以爲老營脫有疎虞進退可據馮澄世亦言取之便成功曰崇明城小而堅取之必淹日月今先取瓜洲破其門戶截其糧道腹心潰則

支體隨之崇明可不攻而破也乃遣監紀劉澄密通我江南提督馬進寶改日卽馬逢知而請煌言以所部兵為前軍鄉導己卯經江陰舟楫蔽江而上六月丁酉至丹徒壬寅泊焦山祭天旗蓋袍服用赤色望之如火癸卯祭地望祀山川嶽瀆用黑色望之如墨甲辰吉服祭太祖畢縞素祭崇禎隆武帝用白色望之如雪慟哭誓師三軍皆泣下焉

六月丙午明朱成功攻瓜洲克之癸丑克鎭江

我師於江之上流設木城亦名木浮營結大木為筏覆以土上可馳馬旁有木柵穴之而置礮焉自上流浮下船遇之立碎又於金焦兩山間鐵鎖斷之謂之滚江龍都司羅明昇以五百人守譚家洲朱成功與諸將議曰瓜鎭為金

陵門戶宜先破之令右提督馬信前鋒鎮統領余新進奪譚家洲材官張亮督泅水者斬滾江龍自督親軍與中提督甘煇左提督翁天祐建大將旗鼓直搗瓜洲我操江朱衣佐（攷曰亦作衣助）城守左雲龍率兵一萬拒之見海舟外蒙白絮揚帆直上近滾江龍則復下

王師礮擊之不傷一艘循環者數次而滾江龍已斷蓋海舟內藏泅水人且以誘我礮矢也度礮且盡成功麾兵大進右武衛統領周全斌率兵士帶甲浮渡登岸直破我陣中五矢氣益奮斬雲龍於橋下擒衣佐正兵鎮韓英奔門而入登城樹幟全斌望見之陷西北隅以入我譚家洲及木城之兵望風奔潰成功以援勦左鎮劉猷守瓜洲監紀柯

平督理江防而悉師趣鎮江守將告急於南京將軍維某以鐵騎千人赴援被甲如雪大言海賊不足殺也時蘇常四郡兵畏敵如虎聞京軍欲居前隊則大喜京軍驕躁欲戰而海舟忽上忽下我駐南則泊於北駐北則泊於南王師隨之三日夜不息酷暑遇雨人馬飢疲海師亦分五隊五色旗第一蜈蚣旗第二狼烟三銃四大刀五每隊有滾被二人滾被者棉被厚二寸以蔽箭箭過即捲被持刀滾進斫人馬足一人敲鼓鼓聲緩則兵行亦緩急則亦急然皆步卒

王師甚輕之凡我騎兵遇步卒勒馬退數丈加鞭突前敵陣動則乘勢衝之步卒自相踐踏以此常勝至是施之海師則

嚴陣屹然不動團牌自蔽望之如堵

王師三卻三進方欲卻馬再衝而海師疾走如飛突犯我陣合戰良久見白旗一揮兵即兩開如退避狀或伏於地

王師謂其將遁也馳馬突前忽彼陣發大礮擊死千餘人乃退保銀山成功以銀山爲必爭地二十二日辛亥夜令陳魁統鐵人軍逼柵守兵見之駭然不敢出戰射之則箭不能入鐵人冒死進柵遂破遲明

王師復分五路三疊壓其壘而軍成功令發大礮多鼓鈞聲江水騰沸廊瓦皆震我兵士下馬殊死戰薄午海師益奮我提督管效忠身衝其陣入之而陣變首尾相應效忠門負旗而走遂大敗嘔血塡濠效忠部衆四千人存者百四十

人走南京歎曰吾自滿洲入中國十七戰未有此死戰也
我鎮江守將高謙知府戴可進（攷曰亦作可立）獻城降癸丑成功
饗將士於京峴山命全斌及援勦後鎮黃昭守鎮江馮澄
世爲常鎮道兵都事李徵知鎮江府分徇屬邑皆下之
臣鼒曰計六奇明季南畧載成功入鎮江時我
大清將彭某引兵五百遐六合士民拒不納已而有阮春雷者
至稱明兵部職方司武生王寅生文生夏志宏徐三峯率
衆執香迎之阮明決有文武才湖賊劉青海率百二十人
歸之阮問何能曰團牌試之畢阮置紗帽几上自起舞牌
身隱不可見劉大服從之往滁州我鳳泗道發礮斃其執旗
者衆失色阮怒持大刀直前殺五十餘人

王師敗入城阮以兩大釘釘壁而登遂克滁州王寅生持阮檄至天長百姓開門降既而江甯捷聞阮以鹽舟揚帆去或曰衣冠投龍津橋下泗水逸寅生走鄉莊酣飲怒歌殺其妻子短甲草履持槍馳騎遁拘之不及巡按葺某奏六合拒兵獻城天長殺官獻城儀眞逐官獻城衆兇懼已而

章皇帝批郞廷佐奏云俱免屠戮府縣官更加培植批巡撫蔣國柱奏云此非百姓之罪乃汝失守封疆之罪也衆情乃安甯嘗舉以告我里人俾知我

國家覆載之恩同於天地毋耕田鑿井而忘

帝力也

我

大淸兵取馬湖敘州明提督陳希賢降

我

大淸兵取成都明總兵趙友鄢御史龎之泳主事賀奇等皆降

明雅州伯高承恩爲其弟承裔所殺

秋七月明張煌言徇江南北府州縣下二十九城

瓜洲之破也成功欲趨金陵煌言欲先取鎭江成功曰我頓兵鎭江金陵援騎朝發夕至且奈何煌言曰我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自救不暇豈能他顧成功然之煌言泝長江而上未至儀眞五十里吏民迎降七月庚申朔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曰蕪湖上游門戶留都不能旦夕下則江楚之援師日至控扼要

害非公不可煌言乃率所部至蕪湖相度形勝一軍出溧陽窺廣德一軍鎮池州截上流一軍扼和州以固采石一軍入甯國以圖徽州傳檄郡邑大江南北相率送款府則太平甯國池州徽州州則和州廣德無爲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甯國南陵太平旌德涇縣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靑陽石埭含山巢縣舒城廬江建平高淳溧陽凡四府三州二十二縣煌言考察官吏黜陟廉明江楚魯衞人士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起兵相應我淮安漕督亢得時以拔鎮江兵敗投水死自巡撫而下倉皇欲走東南大震

壬午明朱成功敗績於江甯崇明伯甘煇等死之成功遁入於海瓜洲鎮江皆復歸於我

大清

成功既連克瓜鎮甘煇進曰瓜鎮爲南北咽喉但坐鎮此斷瓜洲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南都可不勞而定矣成功召諸參軍議之潘庚鍾曰未可驟進當暫住瓜鎮分據淮揚諸郡扼其咽喉收拾人心觀釁而動北都滿漢兵民不下數百萬斷其糧道兩月之間必生內變此曹公之所以取勝於官渡也馮澄世亦言進攻不易成功曰不然時有不同耳昔漢祚改移羣雄分據故曹操常以算勝我明朝歷年三百德澤已久不幸國變百姓遭殃大兵一至自然瓦解恢復舊京呼召天下豪傑千載一時也若自老其師援兵四集首尾受敵我勢豈不自孤

昔太祖得廖永忠俞通海水師奪采石取金陵破竹摧枯正貴神速耳癸亥登舟傳檄丙寅至觀音門以黃安將水師守三汊河口戊辰由儀鳳門登岸軍於獅子山偕諸將登閱江樓望建業王氣令諸舟一字列於江東門外親率十餘騎歷城下度營壘令馬信黃昭蕭拱宸營於漢西門以連林明林勝黃昌魏雄楊世德之壘令陳鵬藍衍蔡祿楊好屯東南角依水為營劉巧黃應楊正戴捷劉國軒屯西北角傍山為營令張英陳堯策林習山屯岳廟山連諸宿鎮為成功大營護衛設鹿角望樓深溝木柵而留甘煇余新屯獅子山萬禮楊祖屯第二大橋山翁天祐屯儀鳳門之要路乙亥

王師以千騎薄尒新營而敗城中益懼我操江朱衣佐之被擒也成功曰此腐儒也殺之汚吾劍釋之歸言於總督郎廷佐曰海賊衆不過數萬船不過數百請卑詞寬限以驕其志乃遣人說成功曰我

朝有例守城過三十日罪不及妻孥乞寬三十日之限潘庚鍾曰孫子有云卑詞者詐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降則降豈戀內顧此緩兵之計也成功曰自舟山興師至此戰必勝攻必取彼焉敢緩吾之兵耶攻城爲下攻心爲上今既來降驟攻之何足以服其心哉甘煇曰兵貴先聲彼衆我寡及其熠且未定其勢宜拔倏彼守禦固則難圖也張煌言亦自蕪湖貽書諫之而成功以累捷自驕但命八十三營

牽連困守以待其降釋戈開晏縱酒捕魚爲樂庚辰有閩人林某犯法逃歸於我具言二十三日爲成功誕辰諸將卸甲飲酒乘之可破且請爲導我副將梁化鳳自崇明繞道赴援與城守閒之夜穴神策門引五百騎突犯余新營海師出不意驚潰余新敗入蕭拱宸營化鳳乘之拱宸亦敗遁新被擒翁天祐馳援之而化鳳已收兵入城矣

師既敗前鋒營乃盡出騎兵列城外甘煇潘庚鍾勸成功退屯觀音門以圖再舉成功曰小挫豈便思退明日正欲觀諸君建功耳調姚國泰楊祖藍衍楊正屯山上甘煇張英伏谷內林勝陳魁列山下陳鵬蔡祿往來接應倉卒移帳壘竈未安二十三日壬午質明化鳳率輕騎潛抄祖營祖

奮力迎戰三合三御正與國泰敗走藍衍戰死山前行遲陳鵬蔡祿救之不及而化鳳已從山上馳下突之鵬與祿軍亦大潰我總督登城望見都統哈哈木兵少御大驚急麾勁騎自小東門出成功大營之後俄見山上旗舉曰吾家兵上山勝矣

王師乘勝掩殺海師營壘咸搖動望山上成功麾蓋不敢退未奉號令亦不敢相救援林勝咋謂中協金岸領兵康龍曰敵人雖勝實無多騎藩王之不發號令而齊擊者謬也爾二人擊之吾爲爾援焉二人方敵化鳳而東門騎兵驟至如風雨勝轉頭禦之而魏雄戰死衆潰勝不能止遂俱沒焉成功在山上觀戰見蔡祿等敗屬潘庚鍾曰爾立蓋下

代吾指麾吾往偕水軍也駕船至江心望諸軍披靡不堪
乃飛帆去庚鍾揮劍督護衛戰至死不去其蓋陳魁見
王師過成功營趨援之中箭死鐵人軍殲焉鎧重不可砍則與
以去或斧以斯之潰兵走江邊不得船悉赴水死是時甘
煇張英在谷內未得號令遂大困英中矢死煇且戰且走
左右皆盡所擊殺亦數十百人馬蹶被獲至城南金水橋
見余新方屈膝煇怒蹴之曰我甘國公頭可斷志不可易
也戟手罵不絕遂遇害萬禮力戰於大橋山亦覆沒是役
也日甘煇潘庚鍾萬禮張英林勝藍衍陳魁外又有副將
魏標林世用洪復等咸陣亡焉惟左右提督右虎衛右衛
鋒援勦後鎮軍得全癸未成功至鎮江黃安全隊亦至成

功大慟曰是我欺敵非爾等之罪也遂棄瓜鎮出泊扞沙峽令馬信韓英督舟師堵江口周全斌黃昭吳豪爲後殿餘軍次第登舟焉方梁化鳳之穴城出也有以通賊報總督者總督曰梁將軍忠貞必無是事其有謀乎旣收軍迎而勞曰前夜穴城出何不相聞也化鳳曰成功積寇瓜鎮新亡人心搖動桀黠之徒多有異念保無城內爲之偵探者乎不請命者懼洩其機耳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請卽乘勢復瓜鎮順途歸崇明以防餘孽總督然之報曰江南之捷破成功者崇明總兵梁化鳳也

皇帝方幸南苑集六師議親征聞報大悅命圖化鳳形以進擢爲江南提督

臣鼒曰成功江甯之敗論者惜其拒甘煇坐守瓜鎮之言

庚鍾分扼淮揚之策恃銳輕進以喪其師此事後成敗之

論耳天之喪明若犄大我

國家日月光華風霆震盪揮戈何足以返舍贊士何足以移山

就使坐守瓜鎮而山東之師衝其左江楚之援掣其右金

陵郎廷佐梁化鳳搗其中堅豈能全師而返哉孤軍深入

自老其師昭烈所以敗於猇亭也違衆獨斷孤注一擲成

功非無所見哉兵驕者破理固然也覽其全局豈非天耶

八月我

大淸再遣使招明張煌言煌言不受走英山尋入於海

煌言方詣徽郡受降而江甯之敗問郎廷佐復以書來招

煌言拒之廷佐乃發舟師扼其歸路煌言召諸將議將入鄱陽招集故楊萬諸子弟號召江楚八月初七日乙未與

王師自楚來者遇於銅陵戰不利慈谿秀才魏耕請赴英霍山寨乃焚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甫度東溪嶺而追者至衆皆散茫茫無所歸念皖有故人賣藥於高淳埠姑投之則故人無在也有自江上來者識爲張司馬憐其忠義教之由樅陽渡黃湓抵東流之張家灘登岸走建德祁門山中又病瘧力疾趨休甯買棹入嚴陵浙之人熟其貌仍作山中行自東陽義烏出天台達海壖復樹纛鳴角招集散亡成功聞之亦遣兵來助海上有長亭鄉多田而苦潮募義民築塘捍之且耕且屯遣使告敗於緬甸行在王專敕慰

問晉木部尚書

己亥明朱成功攻崇明不克

城崩數十丈梁化鳳隨時堵築造木馬釘拋置崩處十一日己亥夜海師駕雲梯上正兵鎮韓英監督王起鳳放門亦作起体傷礮死周全斌曰城小而堅徒損士卒耳會有自馬進寶所來者知密謀不就乃回島

癸卯明黔國公沐天波以夷禮見於緬酋禮部郎中楊在行人任國璽疏劾之

緬俗八月十五日羣蠻皆見緬酋張宴會以享之時將誘永諸蠻來招天波渡河並索禮物王欲爲好於酋命天波往至則脅令白衣椎髻跣足領諸海郡樊夷酋而拜天波

不得已從之歸而泣曰我所屈者恐驚憂皇上耳否則彼將無狀吾罪滋大矣禮部楊在行人任國璽劾天波俯節於夷疏留中不發王患足疾旦夕呻吟而從臣酣歌縱博馬吉翔李國泰呼梨園黎應祥者演劇慶中秋應祥泣曰行宮警蹕聖體不安此何時而行此忍心之事乎吉翔怒而鞭之攷曰求野錄也是錄行在陽秋永歷紀年所紀略同而南疆佚史三藩紀事本末謂犁鍪來朝王欲夸示之亦將爲好於緬酋也命從官効其裝椎髻跣足用但禮見審爾則楊在任國璽何以疏劾天波屈節於夷哉傳聞之誤也

九月明頒緬穀於從官

緬人進新稻王命給各官之窘迫者馬吉翔據爲己物私所親總兵鄧凱言之於朝有吳承爵者吉翔之旗鼓也仆

凱於地損一足後咒水禱作吉翔死而凱以病足免焉

明朱成功部將劉猷敗績於溫州死之

猷徵餉溫州水淺舟膠我溫州總兵以騎兵突至力戰不支全軍皆歿

明朱成功回師廈門上表待罪立廟祀死事諸人

成功留陳輝阮美羅蘊章分守舟山於初七日甲子回駐廈門以江南出師無功修表遣使從龍門間道達滇自貶王爵仍用招討大將軍印立忠臣廟祀死難諸臣以甘煇爲第一哭之曰早從將軍之言君不至此夫初甘煇之破仙遊也聞有活閻羅王志亦者能前知召往謁志亦書位至崇明壽至崇明八字示之既封崇明伯而江南之役

道經崇明心疑其驗阻之不獲竟死焉

冬十月戊子朔明頒歷於緬甸

從鄧凱請也

我

大清吳三桂以兵圍沅江明土知府那嵩悉力固守

嵩世為沅江土知府循法敬事王之入緬也過沅江嵩與

子燾供奉甚謹設饌用金銀器宴畢即斂以獻曰聊以佐

缺乏耳及李定國用敕印招土司嵩受總督銜密為傳布

各土司亦有聽命者延長伯朱養恩將軍高應鳳總兵許

名臣土司龍贊陽皆既降而復與嵩合三桂統滿漢大兵

自雲南至石屏州土司龍榮率贊揚黔國公之子沐忠顯

赴軍前降嵩固守不下進圍其城

明晉王李定國駐軍孟艮

定國移營孟連賀九儀及文選部將張國用趙得勝來歸

乃承制加各土司勳爵令內應孟艮有女酋糾衆與定

國爲梗定國破滅之據其城

明郝承裔以邛眉等州降於我

大清

明鎮甯侯王友進降於我

大清

十一月癸亥我

大清兵克沅江明總督銜土知府那嵩死之

尚開鋕自焚士民巷戰死那氏藏書甲於滇中灰燼無一存焉攷日本殉節錄

十二月明肇昌于白文選移軍猛塬

小腆紀年坿攷卷第十九

鎮甯末左夫光昀
泰應林太冲鷚
滿洲□□南宗燕
同里文業江達俐
參校